



CFPS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中国民生 发展报告

2020—2021

谢宇 张晓波 涂平 任强 张春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20—2021/谢宇, 张晓波, 涂平, 任强, 张春泥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1

ISBN 978-7-301-34034-9

I. ①中… II. ①谢…②张…③涂…④任…⑤张… III. ①社会调查—调查报告—
中国—2020—2021 IV. ①D668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93617 号

书 名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20—2021
著作责任者	谢宇 张晓波 涂平 任强 张春泥 著
责任编辑	闵艳芸 陈佳荣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4034-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邮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2824
印 刷 者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3.75 印张 330 千字
	2024 年 1 月第 1 版 202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0.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第二章 家庭支出与消费

涂平^① 张春泥^②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人们的很多活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其中包括很大一部分的消费支出活动。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加,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其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Fan, 2002; 何平、谢介仁, 2009; 涂平、张春泥, 2019)。及时了解中国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对于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和促进消费升级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家庭消费支出也因此一直受到企业、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李春玲, 2007; 周绍杰、张俊森、李宏彬, 2009; 涂平、张春泥, 2019)。

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项目历年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都包含家庭支出与消费的内容。其中,《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6》曾基于 2012 年和 2014 年的 CFPS 数据,使用潜在分类模型(latent class model),从家庭各类支出水平、各类消费品的拥有情况、某些重要支出项目所占比重这三个维度总结出五类各具特色的家庭消费类型,即享受型、稳妥型、蜗牛型、蚂蚁型和贫病型(张春泥、涂平, 2014; 2017)。而 CFPS 2016 和 CFPS 2018 只采集了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总价值的的数据,没有采集主要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状况。因此,本章沿用涂平、张春泥(2019)的数据与方法,主要根据家庭支出构成数据对家庭进行聚类分析,描述和概括家庭支出的主要模式及特征。

① 涂平,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营销系教授。

② 张春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本章参照以往《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中关于家庭支出与消费的报告内容,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现阶段中国家庭的支出水平、构成和分化程度如何,城乡支出水平、构成和分化发生了什么变化;二是中国家庭的支出模式存在几种类型,各类型的家庭有何特点。本章以 CFPS 2018 的家庭支出数据为基础,必要时结合往年的 CFPS 数据,描述当前中国家庭的支出水平、分化程度和变化趋势,并通过聚类分析划分并描述 2018 年中国家庭支出与消费的主要模式,最后描述各类家庭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

一 家庭支出水平、构成及分层

CFPS 2018 的家庭经济问卷有关家庭支出的问卷内容与 2016 年基本一致,只询问了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总价值,没有逐项询问各类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状况。以往的研究表明,各类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状况是反映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的重要指标(Aydin,2006;李春玲,2007;张春泥、涂平,2017)。一般而言,大件耐用物品的拥有情况报告比较可靠,而耐用消费品总价值的报告误差很大,其原因在于调查中提问的精简导致一部分研究家庭消费分层的重要信息损失。

和往年一样,2018 年的家庭支出包括四大类:1. 家庭消费支出,指的是家庭日常的衣食住行用的开销,是家庭总支出的最主要部分。它具体包括八个子类: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日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其他消费性支出。2. 转移性支出,包括家庭对非同住亲戚和朋友的经济支持、家庭的社会捐助、重大事件的人情往来等。3. 保障性支出,包括家庭购买各类商业保险的支出。4. 建房或购房的贷款支出。本章分析的家庭支出是受访家庭过去 12 个月在这四大类上的合计支出及人均支出。与往年报告不同,本章中有关 2018 年中国家庭支出的水平、构成和分化程度的分析基于全国样本,使用全国家庭样本横截面权重调整了基线样本对五个大省过度抽样的问题。由于多轮次样本流失等原因,从基线调查选取的再抽样样本的代表性已不如从前,加之其并没有包括所有的家庭,从本年度报告起,我们决定统一采用加权后的全国样本来描述中国家庭的支出和

消费状况。本次报告也会按同样的方法重新计算 2010—2016 年的家庭支出,故其数字会略有别于往年报告的数字。2018 年全国样本共有 14158 户家庭,但由于缺失值的存在,不同分析实际使用的有效样本数可能低于这个数字^①。

2018 年,全国家庭的总支出中位数为 52870 元,人均支出的中位数为 17180 元。其中,农村家庭总支出中位数为 37200 元,人均支出中位数为 10788 元;城镇家庭总支出的中位数为 65570 元,人均支出中位数为 23179 元。城镇家庭总支出的中位数是农村家庭的 1.76 倍,城镇家庭人均支出中位数约为农村家庭的 2.15 倍(表 2-1)。表 2-1 中各项支出指标的均值都显著大于其中位数,说明家庭支出的分布显著右偏,其均值对极端值很敏感,被少数高支出水平的家庭明显拉高了。

表 2-1 2018 年家庭总支出、人均支出的均值与中位数

(单位:元)

	总支出		人均支出		样本量(户)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农村	55613	37200	17830	10788	6729
城镇	93204	65570	35169	23179	7214
全国	79111	52870	29170	17180	14158
城乡比	1.68	1.76	1.97	2.15	

与往年一样,2018 年中国家庭支出中,食品支出排在了首位,占总支出的约 25%;居住支出(不含房贷)由 2016 年的第四位上升到了第二位,占 13%左右,若加上房贷,占比则达到 19%;排在第三、四位的是家庭设备及日用品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分别占 12%和 11%;其余的支出项目所占比重从高到低依次为文教娱乐、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房贷、衣着、保障性支出和其他消费性支出项(图 2-1)。

^① 为了减少缺失值带来的样本量损失,单个分析中使用最大非缺失样本量,因此每个分析的有效样本量可能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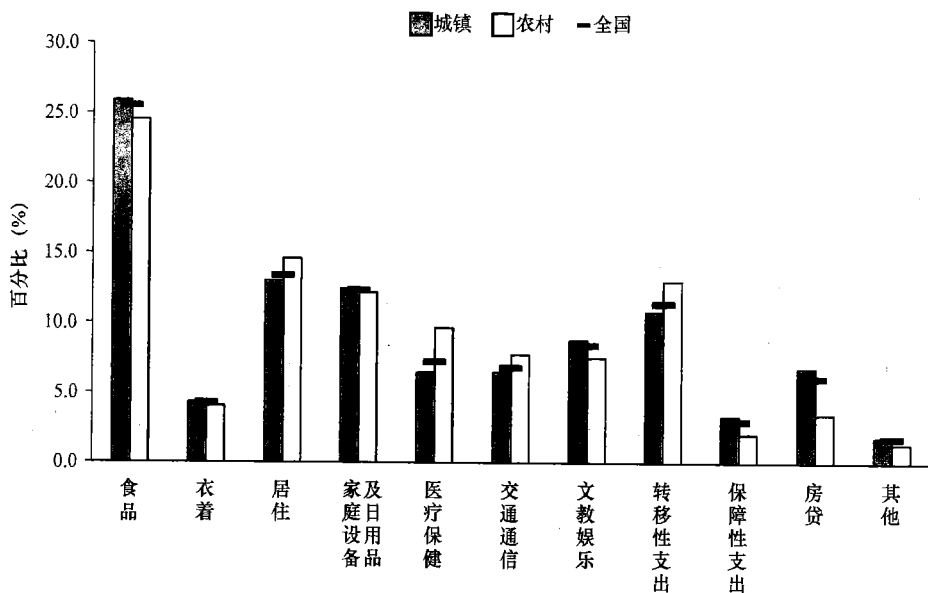


图 2-1 2018 年城乡家庭主要支出构成

2018 年中国家庭总支出中消费性支出约占 80%，花费在吃、穿、住(含房贷)方面的基本生活支出约占总支出的一半(49.2%)。与此同时，也有了一定的享受发展性消费支出，包括家庭设备及日用品、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等在内的享受发展性支出占总支出的 27.5%。2018 年家庭的转移性支出占 11.4%，明显高于往年报告的水平。农村家庭的转移性支出明显高于城镇家庭，这可能也反映了农村人情礼节压力更重。

总体而言，当今城镇和农村家庭的支出构成已经比较接近，仅城镇家庭的房贷、保障性支出、文教娱乐、食品和其他消费性支出占比明显高于农村家庭，其余支出项目占比低于或接近农村家庭。但是，城镇家庭在满足各项消费需求上的支出水平均高于农村家庭(图 2-2)，尤其体现在房贷(城乡比为 3.3)、保障性支出(城乡比为 2.8)、文教娱乐(城乡比为 2.0)、食品(城乡比为 1.8)、衣着(城乡比为 1.8)和家庭设备及日用品(城乡比为 1.7)这几方面。这不仅反映出城镇各项生活成本均比农村高，也反映了城镇家庭在同类需求中，尤其在居住、社会保障、享受与发展方面追求更高的消费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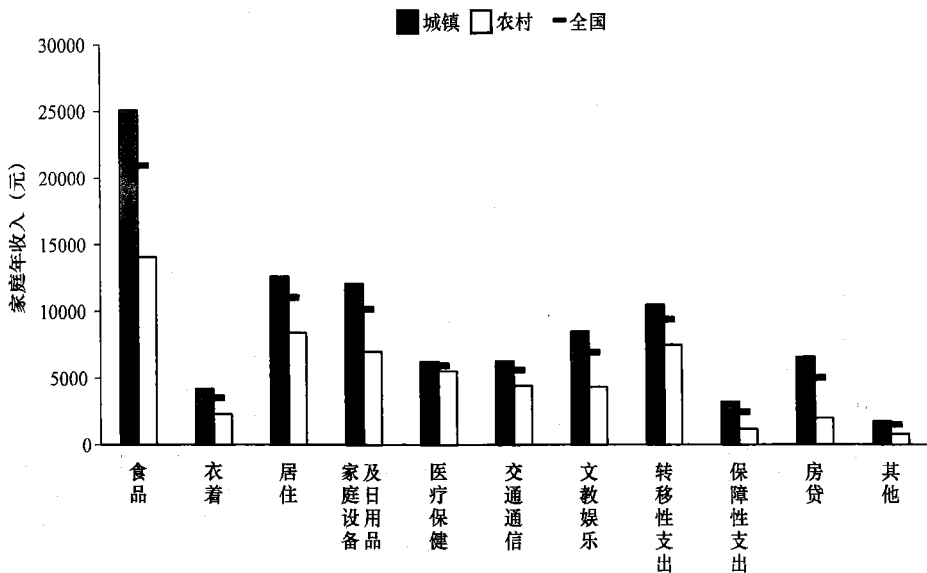


图 2-2 2018 年城乡家庭主要分项支出均值

从趋势上看,2010 年至 2018 年期间,城乡家庭的人均支出水平呈上升趋势,但与此同时,家庭之间的支出分化也有所增加(图 2-3)。

首先,2018 年家庭人均支出的基尼系数和 90/10 比值较之前四个轮次有所提高,支出较高和较低家庭的两极分化程度略有上升(表 2-2)。

表 2-2 全国家庭人均支出的基尼系数和 90/10 比值

	年份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基尼系数	0.46	0.48	0.49	0.51	0.52
90/10 比值	7.9	8.5	10.3	10.2	13.0

其次,城镇家庭的支出水平在名义上的增长要快于农村家庭(图 2-3)。城镇家庭人均名义支出的中位数从 2010 年的 6755 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23179 元,增长了 243%;与此同时,农村家庭从 4480 元增长至 10788 元,增长了 141%。家庭人均支出中位数的城乡比由 2010 年的 1.5 增加至 2016 年的 1.8,再到 2018 年的 2.1,表明家庭人均支出的城乡差异持续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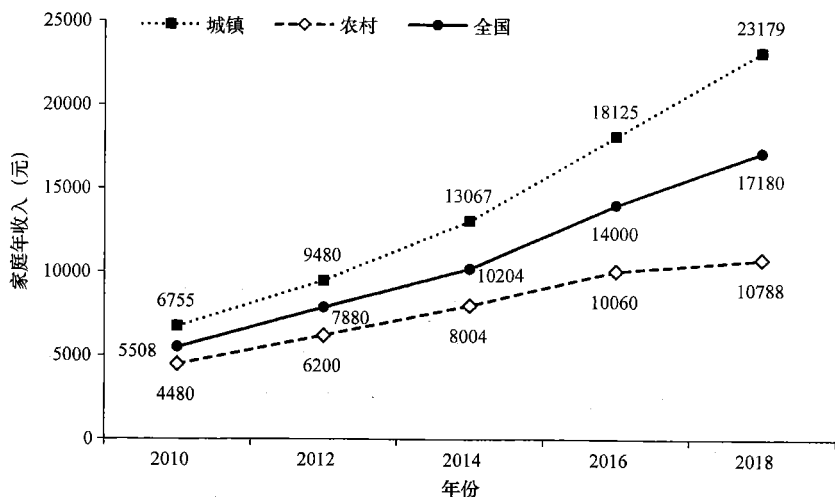


图 2-3 2010—2018 年城乡家庭人均支出中位数

最后,不同收入阶层家庭人均支出水平的差距也有所扩大,主要体现在收入中上和高收入家庭(前 40%)的人均支出水平在名义上的增长快于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图 2-4),在 2010—2018 年间,最高 20% 收入家庭的家庭人均支出年平均增长率为 20%,次高 20% 收入家庭为 18%,相比之下,最低 20% 收入家庭的人均支出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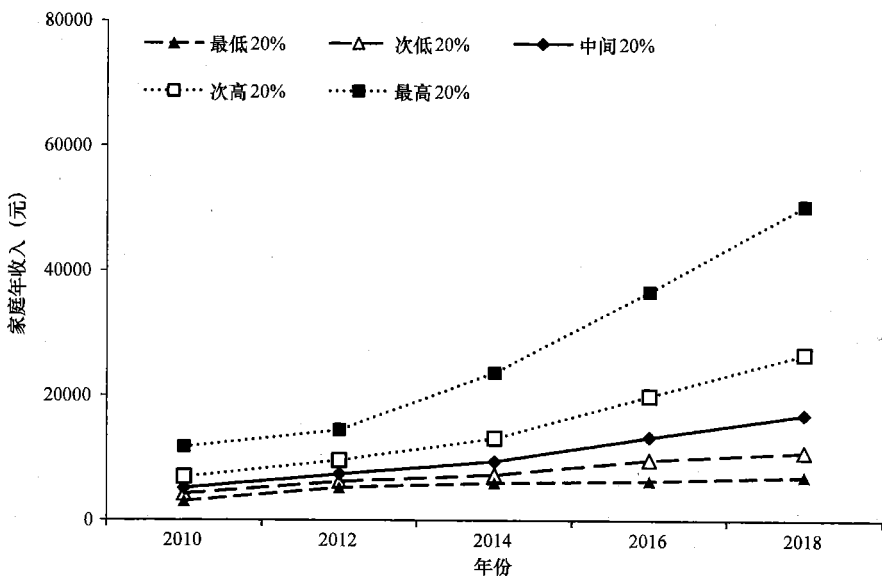


图 2-4 2010—2018 年不同家庭人均收入组的人均支出中位数

二 家庭支出的类型

张春泥、涂平(2014 和 2017)曾根据 CFPS 2012 和 CFPS 2014 的调查数据,基于消费水平、消费构成和主要耐用品拥有状况将家庭消费划分为五种类型:享受型、稳妥型、蜗牛型、蚂蚁型和贫病型。涂平、张春泥(2019)基于支出构成数据,用聚类分析方法仍然划分出了五种消费支出类型。

与 2016 年的追踪调查一样,2018 年的追踪调查没有逐一询问家庭主要耐用品的拥有状况,而拥有耐用品的总价值和支出水平分布极度右偏,聚类结果受极端值的影响很大,不同标准化方法和极端值处理方法得到的聚类结果差别很大。因此,本章仅根据各项家庭支出所占比重代表的支出构成和支出水平,用快速聚类方法(K 聚类)考察中国家庭支出结构的主要类型及其特点。

基于以往对家庭消费支出结构聚类的结果,将组数设定为 5 进行快速聚类。表 2-3 和图 2-5—2-9 分别展示了五种类型家庭在各项支出构成和水平上的特征。我们根据这些特征并参考以往的分类,对这些类型进行命名。

表 2-3 2018 年不同类型家庭的分项支出均值

(单位:元)

	贫病型	蚂蚁型	负担型	蜗牛型	全面型	全体
食品	10479	25399	13517	18604	20895	19621
衣着	1386	1572	2164	3164	4433	3138
居住	4190	3993	5098	85427	6023	10217
家庭设备及日用品	2860	2278	5501	13710	14060	9276
医疗保健	27213	2351	3443	4645	3901	6014
交通通信	2561	2844	3960	5493	7373	5349
文教娱乐	2331	1716	2906	5209	10587	6551
转移性支出	4339	3191	34053	8856	6750	8867
保障性支出	685	603	1456	2182	3192	2099
房贷	1106	556	2939	8226	5994	4067
其他	954	761	1064	1838	1522	1267
样本量(户)	1350	2618	1424	955	6255	12602

第一类贫病型家庭在医疗方面的花费占比(图 2-5)和水平均非常高,45%的家庭支出用于医疗保健,其用于医疗上的支出挤压了其他方面的消费(表 2-3),体现出“贫病交加”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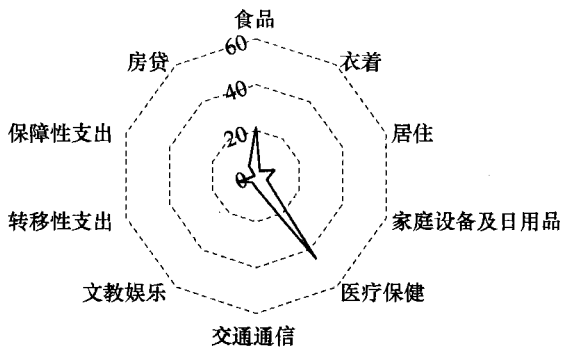


图 2-5 贫病型家庭各项支出构成(%)

第二类蚂蚁型家庭花费在吃喝上的支出占比(图 2-6)和水平很高,食品支出单项已占家庭总支出的 58%。但这类家庭在其他支出项上的支出比例和水平均偏低,消费以糊口为特征,就如为食物忙忙碌碌的蚂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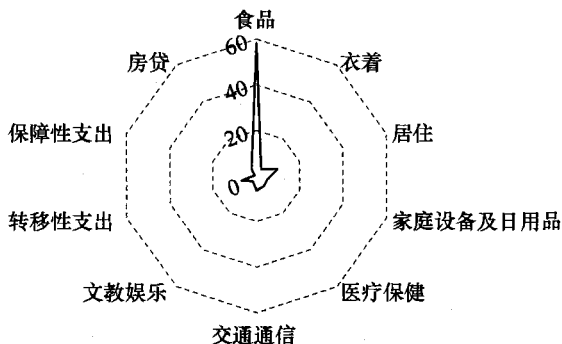


图 2-6 蚂蚁型家庭各项支出构成(%)

第三类负担型家庭是以往没有观察到的,这类家庭除食品支出外,转移性支出的占比高达 43%(图 2-7)。前面提到转移性支出主要包括给不同住亲属的经济帮助、人情往来和社会捐助,我们发现,这类家庭的转移性支出主要

体现在给亲属的经济帮助和人情往来上,所以转移性支出成为这类家庭“负担”的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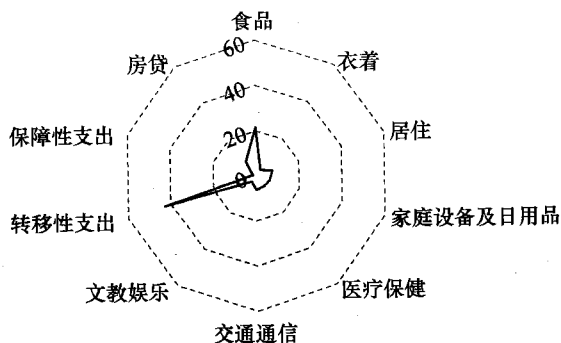


图 2-7 负担型家庭各项支出构成(%)

第四类蜗牛型家庭的特征是居住支出占比(图 2-8)和水平非常高,其房贷占比和水平同样在五类家庭中居于最高位,其居住和房贷两项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 58%,就像背负沉重外壳的蜗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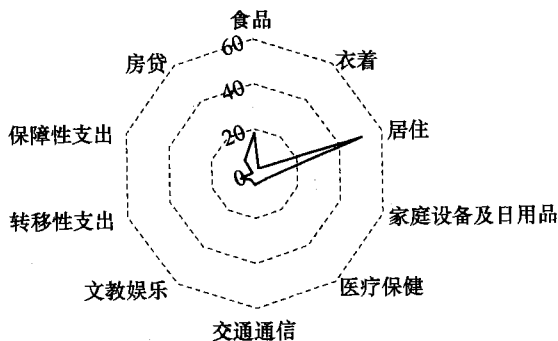


图 2-8 蜗牛型家庭各项支出构成(%)

第五类全面型家庭体现为享受发展性支出、生活基础性支出相对均衡,一方面这类家庭的文教娱乐、家庭设备及日用品、交通通信、保障性支出等享受发展性支出的水平和占比均较高;另一方面,其在衣食住这些基本支出上的水平也较高(图 2-9 和表 2-3)。在过去我们称这类家庭为“享受型”,但

当我们更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家庭的文教娱乐支出中有68%是用于教育一项的,同时,考虑到其享受发展性和生活基础性支出水平都不低,故将其更名为“全面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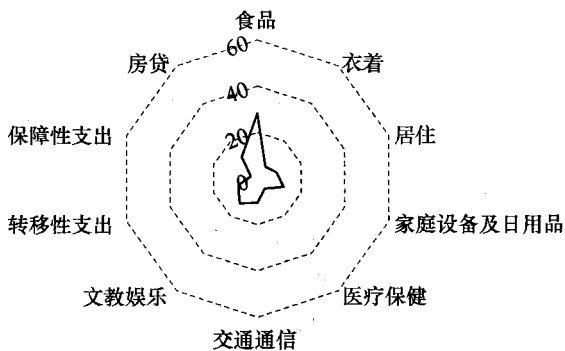


图 2-9 全面型家庭各项支出构成(%)

对比往年的家庭支出类型划分,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都是以往观察到的,而负担型是首次出现,全面型家庭则可能是反映了享受型家庭和稳妥型家庭的趋同。从这五类家庭在全国家庭的比重来看,占比从低到高依次为:蜗牛型(7.6%)、贫病型(10.7%)、负担型(11.3%)、蚂蚁型(20.8%)、全面型(49.6%)。

三 各类型家庭的相关特征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支出以外的变量来描述这五类家庭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

从城乡分布上看,全面型和蚂蚁型均是城乡家庭最主要的类型,两者共计覆盖了 2/3 以上的家庭。农村家庭中全面型、蚂蚁型和蜗牛型的比重要低于城镇家庭,而负担型、贫病型的比重明显高于城镇家庭(图 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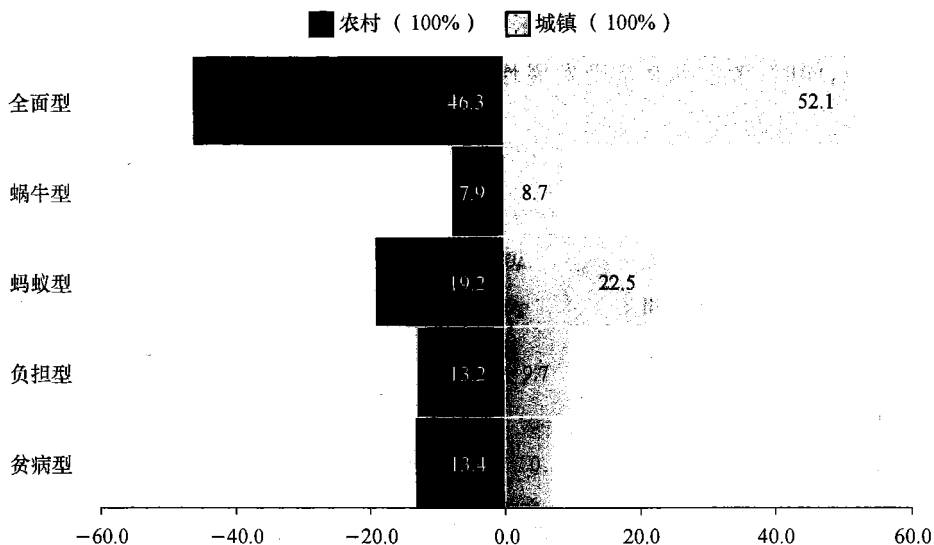


图 2-10 2018 年各类型家庭在城镇和农村的分布 (%)

从家庭经济实力上看,蜗牛型、全面型家庭的收入(图 2-11)和财富水平(图 2-12)均较高,拥有房产和汽车的比例也较高(表 2-4)。这也为这些家庭有能力在居住、文教娱乐这些方面支出较多提供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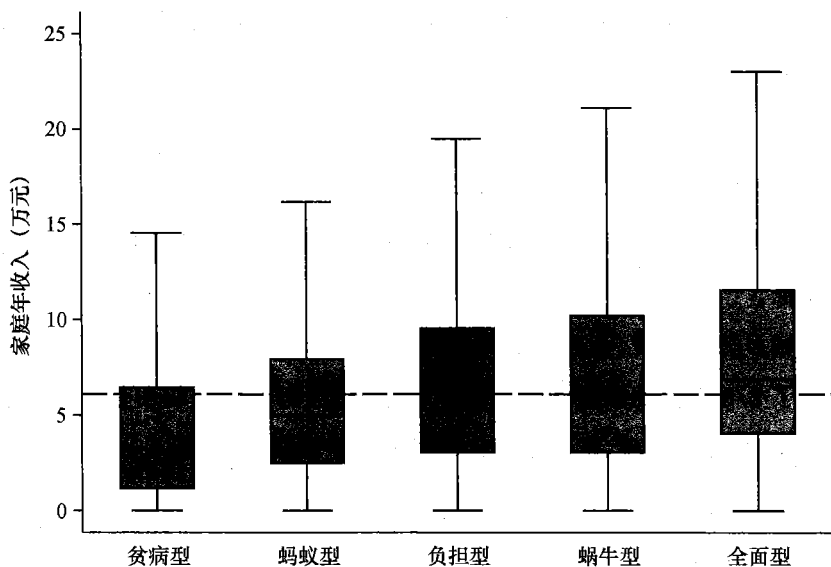


图 2-11 各类型家庭的家庭年收入分布 (万元)

注:背景虚线为全部家庭的年收入均值(万元),为展示清晰,已排除极端值。

两类家庭拥有两套以上住房的比例最高,房贷支出和房产价值均处于较高水平,享受发展性消费支出也最大。这间接说明拥有住房的家庭可以通过资产效应提升获得贷款的能力,同时还可能通过资产升值产生财富效应,这些都可以促进家庭的消费升级(张大永、曹红,2012;李涛、陈斌开,2014;李春玲,2007;南永清等,2020)。蚂蚁型和贫病型家庭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故大多数支出,尤其是享受发展性支出的水平较低。

不过,与之前研究的发现一致,家庭收入和财产虽然对消费类型有一定的影响,但消费类型并不完全取决于报告中所示的收入和财产水平(张春泥、涂平,2017;2019),不同支出类型在高、中、低收入家庭中均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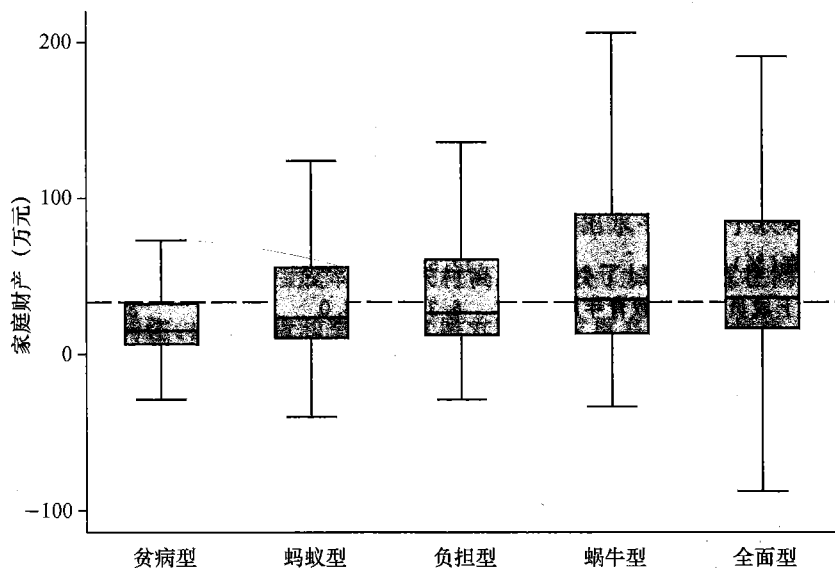


图 2-12 各类型家庭的家庭财产分布(万元)

注:背景虚线为全部家庭的财产均值(万元),为展示清晰,已排除极端值。

表 2-4 各类型家庭拥有房产和汽车的情况

	贫病型	蚂蚁型	负担型	蜗牛型	全面型
拥有至少一套房产(%)	85.9	78.2	84.1	78.0	84.2
拥有至少两套房产(%)	9.0	9.0	14.2	18.5	17.6
现住房价值(万元)	32.6	45.9	38.5	61.5	55.5
拥有汽车(%)	9.9	10.8	19.9	24.3	41.1

从表 2-5 的家庭成员构成上看,贫病型家庭的家庭成员平均年龄最大,58.5%的家庭至少有一位 65 岁以上的老人,家庭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外出打工比例在几类家庭中最低,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较高,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这些家庭的平均医疗支出最高。全面型家庭的家庭平均规模最大、家庭成员平均年龄最低,25%以上的家庭有学龄前幼儿,44%以上的家庭有学龄青少年。与此同时,这类家庭中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为何这些家庭在文教娱乐(尤其是教育)上的支出尤其高。蜗牛型、蚂蚁型和负担型在家庭规模、家庭成员年龄结构上相对接近,但负担型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明显高于蚂蚁型和蜗牛型,外出务工的比重也要更高,这些家庭在人情往来、亲属经济帮助上支出更多可能与其生产生活的乡土性有关。

表 2-5 各类型家庭的家庭成员人口特征

	贫病型	蚂蚁型	负担型	蜗牛型	全面型
家庭规模	2.9	2.9	2.9	3.0	3.7
单人家庭(%)	12.5	17.8	17.3	19.9	9.9
16 岁以上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6.3	8.0	8.1	8.8	9.7
家庭平均年龄(岁)	52.2	45.6	44.5	40.9	36.2
家中有 0—5 岁幼儿(%)	17.6	16.5	18.3	17.9	25.9
家中有 6—17 岁青少年(%)	26.6	28.3	22.8	29.8	44.3
家中有 65 岁以上老人(%)	58.5	38.6	32.9	32.3	27.1
家中打工成员人数	0.4	0.4	0.6	0.5	0.6
家中有人外出打工(%)	27.3	31.6	37.6	34.8	37.3
家庭从事农业生产(%)	44.1	29.8	48.3	31.4	38.7

四 本章小结

基于对 CFPS 2018 家庭支出数据的分析,本章的主要分析结果总结如下:

1. 2018 年,全国家庭总支出中位数为 52870 元,人均支出的中位数为 17180 元。其中,农村家庭总支出中位数为 37200 元,人均支出中位数为

10788元;城镇家庭总支出的中位数为65570元,人均支出中位数为23179元。城镇家庭总支出的中位数是农村家庭的1.76倍,城镇家庭人均支出中位数约为农村家庭的2.15倍。

2. 城乡家庭的人均支出从2010年到2018年均有明显增长,但家庭之间的支出分化也有所增加。城镇家庭支出水平的名义增长率要大于农村家庭,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家庭支出水平的名义增长率要大于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

3. 中国家庭总支出中消费性支出约占80%,其中花费在吃、住和衣着方面的基本生活支出(食品、居住、房贷和衣着支出)约占总支出的一半;家庭设备及日用品、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等享受发展性支出占总支出的27.5%。2018年家庭的转移性支出占11.4%,明显高于往年报告的水平。

4. 总体而言,当今城乡家庭的支出结构已经非常接近,城镇家庭主要在房贷、保障性支出、文教娱乐支出、食品和其他消费性支出的占比方面明显高于农村家庭,城镇家庭在满足各项消费需求上的支出水平均高于农村家庭,这不仅反映出城镇各项生活成本均比农村高,也反映了城镇家庭在同类需求方面,尤其是居住、社会保障和享受与发展方面,追求更高的消费目标。

5. 根据家庭支出的构成和水平,2018年的家庭支出类型可以划分为全面型、蜗牛型、负担型、蚂蚁型和贫病型五类。其中,全面型家庭已成为城乡家庭中占比最高的类型,约占总样本的一半,这类家庭在享受发展性支出上的比重最高,在生活基础性支出上也相对注重品质,反映出基础保障与发展相济的特点。蜗牛型家庭也是消费水平较高的家庭,但这类家庭的居住支出占比和水平均很高,就像背负外壳的蜗牛,这类家庭仅占总样本的7.6%。负担型是以往没有观察到的,除了食品支出外,其转移性支出的占比高达43%,而且其转移性支出主要体现为给亲属的经济帮助和人情往来。蚂蚁型家庭的特征是花费在食品上的比例和水平很高,其他方面的支出则相对被挤压,这是样本量第二多的家庭,占全部家庭的20%左右,这部分家庭收入和财富水平,代表普通老百姓。他们面临的最大负担是人情礼节,农村地区尤为明显。最后,还有约10%的家庭属于贫病型,这类家庭由于医疗方面的花费占

比和水平均很高,挤压了其他方面的消费,体现出“贫病交加”的特征。

6. 基于支出构成划分的五种类型家庭的城乡分布差别不大,66%的家庭属于全面型或蚂蚁型。总体来说,全面型家庭是城乡家庭最为普遍的支出类型。城乡家庭支出类型的差异主要体现为:相较于城镇,农村的负担型、贫病型家庭所占比重明显更高;而城镇地区蜗牛型家庭的比重略高于农村。

7. 在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上,全面型家庭和蜗牛型家庭的条件较好,体现为家庭收入和财产水平较高、拥有汽车和两套以上房产的比例最高、房产价值较高、家庭成年成员的受教育年限较高,较高的经济和文化资本为这些家庭追求较高的消费目标提供了基础。相比之下,贫病型和蚂蚁型家庭的家庭收入、财产水平均较低,拥有汽车和两套以上房产的比例也最低,家庭成年成员的受教育年限少。负担型家庭的经济状况在五类家庭中居中,这类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的比重最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这些家庭在帮助亲属、人情往来上的“负担”较大。

8. 在家庭成员人口构成上,贫病型家庭的家庭成员平均年龄较大,58.5%的家庭中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些家庭为何在医疗保健上支出最高,而其他方面支出较少。全面型家庭的家庭成员平均年龄最小,略多于25%的家庭有0—5岁的幼儿,44.3%的家庭有6—17岁的青少年,这也许是这些家庭的教育支出占比和水平均较高的原因之一。

综合上述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家庭的支出与消费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1.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的多样性有所增加。但中国家庭的支出仍主要花费在吃和住这两项上,享受发展性消费所占比重仍偏低,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支出(如娱乐性支出)较少。

2. 近年来,中国家庭支出水平呈现出普遍、持续性的增长,但城乡家庭、不同收入层次家庭之间的支出水平差距有持续扩大的趋势。不过就城乡差异而言,城乡差异主要不是体现在消费项目的构成上,而是体现在消费水平上,城镇家庭在同样的消费项目上追求更高的品质。

3. 基于支出构成的聚类分析,发现了全面型、蜗牛型、负担型、蚂蚁型和贫病型五种家庭类型。其中,蚂蚁型体现了中国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特征,即

以糊口为主;而全面型家庭则显现了小康家庭的主要消费特点,拥有一定的资产(主要是房产)和信贷消费能力,除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外还有一定的享受发展性支出。这两类家庭的数量最多,代表了家庭消费的两端。

4. 家庭消费虽然取决于家庭的收入和财产水平,但其类型的划分与收入或财产分层并不完全对应,通过对家庭成员构成和收入来源等方面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到,家庭因素和文化资本也是影响消费特征的重要因素。

涂平、张春泥(2019)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家庭支出模式呈分化而不是趋同的趋势,本章的分析结果与这一发现一致,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参 考 文 献

Aydin, Kemal. 2006.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Turke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5(3): 463-501.

Fan, Chengze Simon. 2002.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Consumption in Urban China." pp. 82-97 in *Consumption in Asia: Lifestyle and Identities*, edited by Chua Beng-Huat, London: Routledge.

何平、谢介仁, 2009,《中国家庭收入—消费关系研究》,《经济学动态》第7期。

何兴强、杨锐锋, 2019,《房价收入比与家庭消费——基于房产财富效应的视角》,《经济研究》第12期。

李春玲, 2007,《当代中国社会的消费分层》,《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李涛、陈斌开, 2014,《家庭固定资产、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 来自中国城镇家庭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3期。

南永清、肖浩然、单文涛, 2020,《家庭资产、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升级——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证据》,《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42卷第8期。

涂平、张春泥,2019,“家庭支出与消费”,谢宇、张晓波、涂平、任强、黄国英《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春泥、涂平,2014,“消费模式”,谢宇、张晓波、李建新、于学军、任强《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春泥、涂平,2017,“家庭支出与消费”,谢宇、张晓波、李建新、涂平、任强《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大永、曹红,2012,《家庭财富与消费: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经济研究》第 S1 期。

周绍杰、张俊森、李宏彬,2009,《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一个基于组群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第 4 期。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20—2021

项目简介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全国代表性、综合性、追踪性的问卷调查项目。CFPS于2010年在全国正式开展访问,之后每两年对家庭和个人实施追踪调查,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北京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ISBN 978-7-301-34034-9



9 787301 340349 >

定价: 80.00元